



安古察客店

薩多維亞努著

薩多維亞努

安古察客店

李 倉 人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上 海

Mihail Sadoveanu
L'Auberge d'Ancoutza

根據 Editions "Le Livre" 1953年法譯本轉譯

安古察客店

原著者	羅馬尼亞	薩多維亞努
翻譯者	李	信人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刷者	永盛協印務局	
	(上海長壽路74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849) [VII I 25]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87000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7/8
1955年8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9600冊
定價 四角七分

內 容 提 要

夜晚，大路旁邊的安古察客店裏來了許多過夜的客人，他們圍着火坐着，吃喝談笑，講了許多生動的故事。

這本書裏的九個故事，就是那些旅客講的。這些故事敘述的都是上一個世紀羅馬尼亞的事情，其中有的是寫勞動人民的聰明和機智的，有的是寫青年男女間的純潔的愛情的，而大部分的故事寫的是當時人民在專制統治下受到的壓迫，和他們對統治者的仇視。

善惡是非，在這些故事裏分得都非常清楚。我們在這些故事裏可以看到敢於向統治者鬥爭的人是怎樣受到人民喜愛，而那些殘暴的貴族地主，不管如何有權有勢，最後都一個一個地遭到了各種懲罰。



作 者 像

序

安古察客店並不是憑空虛構的，往年間確實有過這麼一個客店，它在上一世紀還頗負盛名。客店的廢墟在十幾年以前還存在着，以後，它的繼承人把磚瓦材料拆開，在原地建造了兩座相隔不遠的淳樸的農舍。今天，你沿着摩爾道瓦河下行，還能在從龍豈角——草地角——通往羅曼的大路上看見它們。早先有一個時期，有一條小路從這條大路上岔開，伸展到杜比拉濟橋和因一四七六年斯帝芬大帝反抗土耳其侵略軍的戰役而知名的拉茲保耶尼村。在摩爾達維亞，這一類的客店是常見到的。從前的旅客們幾乎在每一個驛站都能遇到這樣的小客店。現在人們在各處還能發現它們的遺跡。

安古察客店的最重要的部分——酒窖，原封不動的保存了下來；它在往事的光輝照耀下，靜靜地躺在那裏，沒有人再上它這兒來。只有河兩岸的迷人的風景，金黃色的麥田，深綠色的玉蜀黍田，縱橫在草地上的閃光的溪流，伸延到山霧裏去的森林，依然生氣勃勃。但是，今天在這個同樣的太陽下面活躍着的，却是另一代了。

在我們的祖先歇過腳的這個客店裏曾經發生過無數驚人的事蹟。如果我的母親不是在這兒，在摩爾道瓦河對岸的一個名叫威爾士尼的貧瘠的鄉村裏長大的，如果我不時常跟着她從巴士加尼上我的外祖父母這兒來，如果我沒有聽過她講這些往年的故事，那麼，這許多痛苦、願望、磨難和報復，就都會好像埋葬在石板底下一樣，永遠湮沒無聞了。可是我的母親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她那低沉的聲音至今還在我心中顫動着呢。

安古察客店——我廿四五年前寫的這本小書——今後還能使那些目觀當前風景的人，回憶到早年在羅曼附近的大路轉彎地方能够聽到的哭泣和歡笑。只要活着的能懷念死去的，死去的人就仍舊會像活着一樣。

並且，讀者屬於在東方世界革命之後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勞動人民的新生一代，他們讀着這些古老的故事，回溯過去，就會更清楚地瞭解當前的各種變化。同時，我國勞動人民的正義和自由的太陽，在跟古老世紀的黑暗世界對比下，也將顯得更加光輝燦爛。

米·薩多維亞努

目次

序

總督的牝馬	一
何拉朗	二三
龍	二四
楊樹井	四〇
另一位安吉察	六五
替窮人伸冤的人	八五
來比錫的貨物	九九
要飯的瞎子	一二七
砌井師傅蔡哈里的故事	一三一

總督的牝馬

一個金黃色的秋天，我在安古察客店裏聽到了許多美麗的故事。但是這些故事都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發生的，那一年聖厄里節。下着大雨，居民們都說在波濤洶湧的摩爾道瓦河上空，烏雲裏，看到了一條黑色的龍。緊接着，許多奇異的鳥在風暴裏像旋風似地飛起來，向東疾飛。雷翁台老爹考查他的曆書，並參照厄拉克來大帝所定的天宮，證明這些潔白如霜的迷了路的鳥來自天涯的海島，是國王間要打仗和葡萄酒會豐收的預兆。

事實上，那一年勃朗大帝的確驅兵攻打了信奉邪教的韃靼人，同時，爲了使曆書的預言全部應驗，老天又使下摩爾達維亞產葡萄的地區掛滿了一簇簇的果實，讓種葡萄的農家沒有足夠的木桶來盛放甜酒。車夫們從我們這兒把新釀的酒運到山地去，於是在安古察客店裏愉快的吃喝和講述故事的時期便開始了。

四輪運貨車的車隊，一隊跟着一隊，絡繹不絕。吉卜賽人的歌聲也從不停止。有的人由於縱飲和疲勞倒在了地上，而另外的人又出現在客店的某一個角落，儘情地作樂。

喝酒的人那年打碎了那麼多的酒杯，以致以後整整的兩個年頭，凡是去羅曼趕集的女人，路過這兒，看見了這麼大一堆破酒杯，沒有不劃十字的。幾個曾經出過名的烤肉好手，經驗豐富的小伙子，正在高大的爐灶旁用炭火把一條條整羊腿和整牛腿烤黃，或者在鐵絲上燒着從摩爾道瓦捕來的嘉魚和白魚。這當兒，年輕的安古察——她那美麗的眉毛和狡猾都像她去世的母親——捲起袖口，裙邊塞在腰帶裏，像一個頑皮的孩子，這兒那兒的跑着，快活地把食物、飲料、歡笑和親切的問候分給大家。

要知道，這個安古察客店可不是普通的那種小客棧，而是一座真正堅固的堡壘。你看，這麼厚的圍牆，那麼闊的大鐵門，都是我在別處從來沒見過的。人、牲口、車輛，圍牆裏面都容納得下，而且，一到了裏面，誰也不用再耽心小偷兒了。

但是，我所說的那個年代，是一個鄉土寧靖、人們和悅相處的年代，所以客店的拱形大門總是像王府似地開得大大的。在秋高氣爽的日子，你從那些門洞裏望出去，能看見摩爾道瓦河河谷，並且，你能看多遠就能看到多遠。看得最遠的，甚至可以看見覆着樅樹林的羣山的模糊的輪廓，一直看到塞勞峯和哈勞卡峯為止。然後，當太陽向世界的另一面沉下，遠山景

色漸漸模糊，悄悄滑進晚霧的神秘中去的時候，高大的爐灶發出來的奇妙的火光，就突然照亮了厚厚的圍牆，把大門和安裝着鐵柵的窗戶裏面的黑暗驅逐出去。這時，吉卜賽人也停止了歌唱，講故事的時候到了……

在那些幸福的日子裏，一個時常在客店裏吃喝、樣子總是很快活的老顧客，一個外鄉來的鄉下小紳士，很討我歡喜。他時時舉起他的酒杯和每一個人打招呼，漫不經心地聽着蹩脚的小提琴演奏，每當討論到人世間各種瑣事的時候，總愛反對雷翁台老頭的意見……這個人是一個高個子，花白頭髮，瘦臉膛，滿面是深深的皺紋。在他衣刷似的短髭周圍和他一對小眼睛的眼角邊，他的皮膚摺成無數細小的皺褶。他那一雙一向很銳利的眼睛，時常蒙上一層悵鬱的光，他那副生着短鬍髭的臉，總好像在憂鬱地微笑着。大家稱呼他伊奧尼采大爺。在伊奧尼采大爺的灰斜紋布衣服裏面的腰帶上，藏着一隻相當豐滿的錢包。他是騎着一匹瘦得出奇的馬到客店裏來的。那匹馬很像沒有吞下一滿盤火炭前的古代傳說裏的馬。它瘦得只剩一張皮和一把骨頭。此外，牠是一匹栗紅馬，三隻馬蹄長着白色的斑點，馱着高大的鞍具，一動不動地站在一堵牆邊，面前放着一把壞乾草。

「我，您知道，我可只想遊歷！……」伊奧尼采大爺舉着他的酒杯，向願意聽他說話的人說……「我跨上馬，全世界都是我的了……跨上馬，你看，皮帽壓在耳根上，噤！動身

嘍！……除此而外，可沒咱放在心上的事兒……」

可是說到動身，他可從來也沒動過身。他還是呆在那兒，和我們呆在一起。

「說的不錯！」有一天雷翁台老爹頂他，「像您的這一匹馬，真是天下難找，據說，牠奔跑了九個年頭，天下所有的王國都跑遍了！光這張皮就是一寶。只要一想到這些，我渾身就起雞皮疙瘩！……」

「你倒真會說話呀，雷翁台老鄉，」鄉下小紳士豎起了他的短髭嚙着說。「這是一匹這樣的牲口，牠長得瘦，可是耐勞，不知道什麼叫做飢餓和疲乏。在馬廐裏，牠只用一隻眼睛膘馬槽便算了事，而且，如果我忘了給牠水喝，牠也決不會恨我。馬鞍子呢，牠簡直好像馱着它生下來似的。這是一匹名種馬。牠是一匹蹄子同樣斑白的牝馬的後代，當年我騎着那匹老牝馬大出風頭，甚至連米哈拉基·司徒札總督看到牠也驚奇得張口結舌。」

「總督為什麼會那麼驚奇？是因為牠也跟牠的後代一樣瘦嗎？」

「當然。這正是我很想講給你們聽的一個故事，如果你們準備聽的話。」

「那還用說嗎，伊奧尼采先生？我們都會支着耳朵聽的，尤其這是司徒札總督時代的一

個故事。」

「尤其是我青年時代的一個故事，」紳士鄭重地更正。「那個時候，我們都在這兒，就在這個地方，在高大的爐灶和甜酒裝得重重的車子旁邊。不用說，是和另外的一些人在一起，他們現在都變成黏土和灰塵了，而且，那時在我們周圍奔忙着的是另一位安古察——這位安古察的母親——，她也到一個不大快樂的世界去了。在那個時候，有一天，我站在客店門檻上，心裏悶悶不樂，左手拿着酒杯，右手牽着我那匹牝馬的韁繩……那一位安古察當時坐在那兒，完全跟現在的這一位一樣，倚在門扇上，正在聽我對她講話……我跟她講的什麼話？……現在不清楚了，……毫無疑問，這些話就像給風吹去的秋天的樹葉一樣，不知道到哪裏去了……」

伊奧尼采大爺在他粗硬的短髭下面，陰鬱地笑了笑。這時候，我們大夥兒，當時在場的人，山地的車夫和莊稼漢，坐在木柴和卸了牛的車轅上，圍成一圈，都下巴衝着他，眼睛睜得圓圓的。年輕的安古察坐在門邊，十月的太陽斜斜地照耀着，在她半邊的臉上鍍上了一層金光。在下面不遠的地方，摩爾道瓦河的河水透過了叢林，在閃閃發光，遠處矗立着影影綽綽的高山側影，在微藍色的嵐霧下，就好像一道道凍凝了的白色巨浪。

紳士的那匹瘦骨稜稜的牲口，顯然爲了這暫時的寂靜而感到不安了，在牠的角落裏尖聲

嘶叫了一聲，並且露出了牙床，向我們顯出牠的牙齒，那樣子很怕人。安古察吃了一驚，害怕起來，把她長着兩條彎彎眉毛的眼睛轉向那匹牲口。

「看哪！最先那匹老牝馬正是這樣嘶叫的……」大爺說，「現在，誰知道牠變成什麼樣子了，是不是變成狼的眼睛或牙齒了呢？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會錯的，就是牠的嘶叫聲一直還在，今天晚上它又把這位安古察嚇壞啦！」

正像我剛才和你們說的那樣，諸位，我那時在這個地方正要動身，腳已經踩上了馬鐙。可是，你聽，空氣中突然揚起了響鞭聲和馬車的軋軋聲；我馬上站起身來，轉過頭去，看見大路上來了一輛四匹馬拉着的大馬車。馬車駛近了，並且像別的馬車一樣，在客店門口停下了來。一位貴族從華麗的馬車上走了下來，像一般人那樣，來看看安古察那一雙美麗的眼睛。他一出現，我便舉起我的酒杯，爲他的健康乾杯。他停下來，向我、我的牝馬以及我四周的人看了看，滿意地微微笑了一笑。這樣接待他使他很快樂。

這位貴族是一個矮個子，一團圓圓的紅鬍子圍着他的面頰，頸上戴着一條精巧的金鏈條。

「夥計們，」尊貴的客人說，「我因爲在摩爾達維亞這地方看見大家都很高興、快樂，而感到非常愉快。」

「咱們聽到動聽的祝福話了，」我馬上說，「您說的這句話，真抵得上一瓶頂好頂好的酒。」

貴族於是又微微笑了一笑，轉過身來，問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

「敬愛的老爺，」我回答他，「我出身在蘇士娃州的達加乃士底的一個本地鄉紳的家庭裏。可是，我的財產受到了威脅，而且我的敵人又貪心又狠毒。閣下，我正在進行一場永遠打不完的官司。這場官司是我從我的父親——唱聖歌的伊奧納——手裏繼承來的，我很怕也輪到我把它當作遺產留給我的孩子，如果老天認為我配做父親的話。」

「是怎麼一回事呢？」貴族詫異地追問了一句。

「像我跟您說的那樣，可敬的老爺，我們的爭論遠在卡里馬基總督執政以前就開始了。

我們在法院裏出庭，每一代的人都在會議廳裏排過隊，經歷過永遠是沒完沒了的審問，地界總是在變動，人們傳閱了不計其數的證物。在我的家庭裏，一部分人在官司進行中死去，而另外一部分人又生下來看着官司進行下去。我活了這麼大的年紀，您看，還沒能把它結束。

更糟的是：我的鄰居新近在耕田的時候，又在我的祖田裏耕進五公尺左右，一直耕到了威拉蜂場。我於是又到縣裏去伸冤，但是沒有一隻同情的耳朵聽我說話，因為我的敵人，不客氣的說，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傢伙——一個貴族……我一看出來原來是這麼一回事，而事實上也的確

是這麼一回事，便把我那一隻盛放蓋了舊蠟印的文契的口袋，重新從欄樓上拿下來，翻閱了一下，揀出還有效力的契據，塞在這腰帶下面，騎上我的棗紅馬，想一路不停，直到總督面前，請他替我伸冤。」

「能行嗎？」貴族撫摸着他的鬍子問道，一面消閒地玩弄着垂在他頸下的金鏈條。「你真的想這麼辦，去見總督嗎？」

「一定去！而且，如果總督也不替我伸冤的話……」

那個貴族放聲大笑了。

「那麼，如果總督也不替你伸冤的話，那你怎麼辦呢？……」

故事講到這裏，伊奧尼采大爺稍稍放低了聲音，可是年輕的安古察——像她的母親，那一位安古察那樣——微傾着頭，側着耳朵，仍舊聽到了他說如果總督也不替這個紳士伸冤就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總督也不替我伸冤的話，就請他來吻我的牝馬，吻這兒，靠近尾巴的地方！」

當大爺依照山地人的習慣，直言不諱地大聲講着的時候，安古察咬緊嘴唇，裝作全神貫注的向大路那邊注視着。

「我一講出這句話，」紳士繼續說下去，「早先的那位安古察立刻用手搗着嘴，也裝作

很感興趣地注視着大路上的動靜。那位貴族呢，他先笑了一陣子。後來，他突然停住了笑，開始捋起他的鬍子，並且玩弄着他頸上掛的金鏈條。

「你準備什麼時候見總督去？」

「尊貴的貴族，當我爲閣下的光榮倒空了這瓶酒的時候，我就要像瑪其頓的亞歷山大一樣，跨上坐騎，馬不停蹄地上雅西去了。如果碰巧閣下想嘗一嘗奧島倍士底的新酒的話，那麼，安古察就會用一隻全新的杯子裝一些原汁硃紅酒來獻給您，閣下，我們大夥兒也因爲您賞給我們的這份光榮而會感到極大的快樂……」

早先的那位安古察——她的眉毛也是彎彎的，就跟這一位安古察一樣迷人——送給貴族一隻裝滿了下摩爾達維亞的紅葡萄酒的全新的杯子，他向着她微笑了。

我立時用紳士的身份，高傲地聲明我有代付酒賬的權利，同時拿出四枚巴拉①丟在安古察的圍裙口袋裏。隨後，貴族走進他的那輛裝着八座大彈簧的馬車，走了。

我呢，我跳上了馬，像剛才說的那樣，一直到了雅西才停下來。我在雅西的洛宗斯基教堂附近的一家正對王府的旅館門前下了馬。第二天晌午，我仔細梳洗過後，心砰砰地跳着，走到了王府門口。

起初，一個軍官端起了長槍，槍上的刺刀直對着我兩眼中間。等他聽完了我的訴狀，便